



心晴坊
女性新闻阅读

萌动天下
MENG DONG TIAN XIA

御厨娘金主

那些事儿

小西著
XIAO XI WORKS

一个吃货的后宫



稀里糊涂成乞丐，阴差阳错选秀女。

奶油芙蓉椰子盖，西米香煎小笼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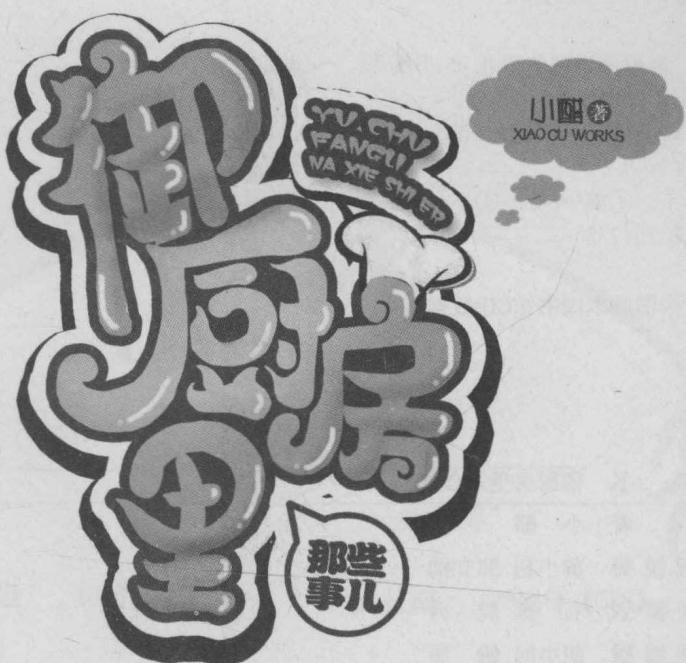
只待帝王忘记时，混吃混喝混出宫。

「她有两样：琴棋书画不会，
不会：诗酒花茶不会。」

也只有两样会：讨人喜欢会，享受生活会。

看迷糊失忆小萌女，
怎样征服傲娇专一优质男。

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厨房里那些事儿 / 小醋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399-6703-5

I. ①御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0733号

书 名 御厨房里那些事儿

作 者 小 醋

出 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 题 策 划 石 颖 樊 秀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 字 编 辑 王红依 樊 秀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60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,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703-5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相识【001】 | ◦ | 第七章 | 被揭穿【076】 |
| 第二章 | 封才人【012】 | ◦ | 第八章 | 苦肉计【084】 |
| 第三章 | 偷相会【025】 | ◦ | 第九章 | 凶险藏【105】 |
| 第四章 | 赏花宴【038】 | ◦ | 第十章 | 故人至【114】 |
| 第五章 | 头痛症【055】 | ◦ | 第十一章 | 暗密谋【128】 |
| 第六章 | 风波起【065】 | ◦ | 第十二章 | 雷霆怒【142】 |





目录


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 | 南柯梦【154】 | ◦ | 第十九章 | 生死劫【225】 |
| 第十四章 | 九公主【164】 | ◦ | 第二十章 | 美人计【238】 |
| 第十五章 | 重相逢【179】 | ◦ | 第二十一章 | 破茧出【250】 |
| 第十六章 | 豌豆黄【189】 | ◦ | 第二十二章 | 共白头【266】 |
| 第十七章 | 双雄会【198】 | ◦ | 番外 | 狂草书【277】 |
| 第十八章 | 渐生疑【210】 | ◦ | | |



YU CHU FANG LI NA XIE SHI ER

》》第一章·初相识《《

黑漆漆的天空中云朵重叠游走，月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投射下来，时隐时现，平添了些许诡异，程宝贝缩着身子，躲在树的阴影下面，掐指算着时间。

每隔一会儿，她便抬头看看夜空，盼着半空中那云朵堆得再厚些、多些，四周再黑些，最好能伸手不见五指。

一队巡夜的侍卫齐刷刷地从不远处走了过来，脚步声又渐渐远去，四周顿时安静下来，只是偶尔听到几声虫鸣。程宝贝看着那月光，还是不敢出去，决定再等上一等。

肚子咕咕叫了两声，她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，糟糕，肚子怎么饿得越来越早了？以前还是寅时的时候饿醒过来，现在怎么才刚到子时，就饿得好像前心贴后背了？

程宝贝忍不住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想：人真的不能太安逸啊，以前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时候，只想着填饱肚子；到了程府，每天吃好喝好，就想着吃得精致；现在到了宫中，一日三餐虽然再也不愁，可在程府养成的吃点心的习惯却再也改不回去了。

“骗子，还说宫里比府里好上千倍百倍。”程宝贝恨恨地腹诽着，“连每日的膳食都跟称过的一样不许多领，也不知道看看人家的食量再分。”

月光忽然被乌云盖住了，程宝贝心里一喜，飞速地从地上蹿到了墙角，再蹿到另一棵树下，眼看着御膳房就在眼前了：她曾经来偷过一次，意外地在炉子上发现了一碟没人认领的栗子糕。

砰的一声，她的后背仿佛被什么东西砸中了，晃悠了几下，死死地拽住了一

样东西，一瞬间，她只觉得胸口一窒，一声惊呼刚要冲破喉咙，嘴唇便被人狠狠地捂住了。

她挣扎了几下，张嘴想咬，却叽咕了几声，一口咬到了自己的嘴唇，疼得她眼泪都出来了，瞪着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人：一身青色四海晏清侍卫袍，眉目只能看个依稀，只是那双眸子在月光下仿佛刀锋一般犀利，正死死地盯着她。

程宝贝立刻停止了挣扎，凑了过去呆呆地看了一会儿。自从进宫后，她见到的都是一些女人和太监，阴柔有余，阳刚不足。后宫的女人美则美矣，只是看多了，未免有些审美疲劳；太监更不用说了，尖着嗓子简直叫人听了头疼。

今天一见这么一个冷厉的俊美男子，程宝贝觉得咕咕叫的肚子都安静了下来。

小径上传来轻捷整齐的脚步声，又一队侍卫从前面走过，程宝贝屏住了呼吸，手脚有些发凉，拽着那个男子的手忍不住紧了紧。

不知道是不是程宝贝眼花，那个领头的侍卫瞟了一眼他们的容身之处，却没有停顿，径自往前走了。

程宝贝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哀恳地看着那个男子，轻轻地唔了两声，眼睛弯了起来，眯成一条小缝，表示自己对他完全没有恶意。

那个男子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松开了他的手，警惕地四下看看，低声说：“你是谁？在这里干吗？”

程宝贝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：“我好饿，想去那里找点东西吃，听说今天太后赏了三品以上的妃子黄金白玉饼，说不定御膳房没分完，还会剩下点。”

“黄金白玉饼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”那个男子看起来有些诧异。

“侍卫大哥，你不知道吗？太后她老人家可喜欢吃这个了，只是那个白玉听说是从塞北那里送上的，所以下面的人都没吃的。”程宝贝殷勤地介绍着，双眼往四下里瞅了瞅，“侍卫大哥，你等着，我去瞧瞧，说不定你运气好，能吃到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留着——”话还没说完，程宝贝已经钻了出去，一头扎进了御膳房。

那个男子鄙夷地瞧了瞧她的背影，刚刚抬腿想走，却见程宝贝又蹿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他的衣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瞧，这里居然真的还有半块黄金白玉饼！”

那个男子看了一眼，只见她左手手心放着一块半月形的糕饼，黄黄白白的，想来是那厨师做砸了扔在一旁的。

“不用，你吃吧。”男子嫌弃地推开了她的手。

程宝贝不以为意，十分开心地将它掰成两半，一半放进了自己的嘴里，鼓起

腮帮子，咀嚼了几下，只觉得一股香甜盈满口腔，整个人都通体舒泰起来，不由得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

男子见她吃得如此香甜，好像自己的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，他纳闷地取过她手中的另外半块放进嘴里，尝了一会儿，眉头微微皱了皱：“什么黄金白玉糕，这不就是玉米饼吗？”

月亮刚好从云缝中探出头来，照在这个男子的脸上，程宝贝不经意间瞥了一眼，不由得呆了一呆，只见他的五官仿如刀削似的，棱角分明，剑眉朗目薄唇，神色间带着一股傲然，有种睥睨天下的气质。

程宝贝以前一直在乞丐堆里打滚，见到的男人不是邋遢就是残废，哪里碰到过这样的绝品，心里顿时如小鹿乱撞，傻笑着看着他。

男子心里不耐烦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是哪个娘娘跟前的宫女？居然能从内宫跑到这里来，也算你有点本事。下次不要再半夜出来了，不然被侍卫发现，就算是乱刀砍死也没人救你。”

程宝贝把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似的，见他要走，不舍地跟了一步：“侍卫大哥，你小心些，这里的巡夜小队有五队，约莫一炷香的时间便会巡回到远处，交替有两班，他们的路线一般都是这样的……”

男子眼中精光一闪，指尖用力，蓄势待发：“你怎么知道得那么仔细？”

程宝贝仰起脸来，笑得十分灿烂：“我进宫快两个月了，每天晚上躲在内宫的墙角听，听仔细了，这才出来偷东西吃。”

“就为了吃东西？”男子有些不可思议，“难道御膳房的人扣了你的口粮？”

“不是啦，”程宝贝见他停下了脚步，不由得有些开心，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，“陛下好生小气，每日就是二菜一汤一碗米饭，要是想多些，红倚说还要去拿几个铜板贿赂一下打饭的公公，我这里有铜板，只好自己想些法子。”

“我每天一到下午和晚上肚子就饿，偶尔还要去给好多娘娘请安，看到她们那里有好吃的我眼睛都绿了。”

“我好不容易养胖了，这一阵子又瘦下来了。”程宝贝抱怨着摸了摸自己的脸蛋。

借着月光，男子看到她的脸带着一点婴儿肥，圆圆的，嘴唇嘟了起来，一双眸子也圆溜溜的，整个人就仿佛一个苹果似的，让人看了不由自主地就嘴角微微上翘。“你这叫瘦，那后宫那些人岂不是变成一张皮了？”

程宝贝呵呵地傻笑了两声，小声说：“其实我觉得那些娘娘真的不好看，走路就好像要被风吹倒似的，一直让人扶着，陛下的喜好可真够愁人的。”

男子的嘴角抽搐了两下：“你叫什么？是哪里的？”



“我小名叫宝贝，是刚入宫的采女。”程宝贝一边回答，一边看了看挂在空中的月亮，惊呼了一声，“哎呀，糟糕，巡夜的小队马上要过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她沿着墙角走了几步，犹豫了片刻，恋恋不舍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还能见到你吗？”

“我姓厉，排行第一，名行风。”男子傲然说着，看着程宝贝的表情。

程宝贝在心里默念了两声，恋恋不舍地说：“我记性不太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忘记你，要是以后你见了我，千万叫我一声。”

厉行风怔了一下，冷哼一声，脚尖一点，几个兔起鹘落，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。

程宝贝回到自己的小屋里，被窝有些冷，不过她的心却很热，红倚睡在隔间里，听到动静翻了个身，嘟囔着说：“主子你怎么又去解手了，让你少喝点汤也不听。”

“你睡你的吧，我睡不着。”程宝贝有些兴奋，一直想着那个厉行风的容貌，猜测着他的身份。宫里头的日子实在是太过于无聊，要不是有红倚跟在她身旁，要不是她那刚认的娘亲跟她指天发过誓，她一定会豁出去逃跑的。

“他会不会是个侠盗？蹿到皇宫来作案了？不对，他穿着侍卫服，难道是陛下派他去探查大臣们的隐秘勾当？不对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，不像是要去禀告陛下，难道他是外出私会情人？”程宝贝猜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用脚踢了一下自己的雕花大床。

“红倚，你见到的最好看的男子是谁？”程宝贝低声问道。

“自然是表少爷，玉树临风，翩翩君子。”红倚被她弄醒了，打着哈欠说。

“要是有一个人，比你表少爷俊朗一百倍，潇洒一百倍，你见了会不会尖叫啊？”程宝贝又问。

红倚嗤笑了一声说：“主子，你又做梦了吧？快睡吧，保管你明天一早起来就把这个人给忘记了。”

红倚说的话终于没实现，第二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厉行风的脸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程宝贝的眼前，她十分开心，在脑中细细描绘了一遍那人的轮廓，才由着红倚帮她洗漱。

“主子，今天是华阳宫吴贵妃召见采女们的日子，你要梳个什么头？”红倚看着铜镜中的程宝贝，比画着她的头发。

“随便什么都行。”程宝贝心不在焉地说。

“主子，你上点心好不好！”红倚忍不住点了一下她的脑袋，“你看隔壁的

封采女，一早就央着人打了水，洗得香喷喷的，头型都换了三个了，胭脂水粉都往脸上搽。你看看你，眼角还糊着眼屎。”

“这还不都怪母亲大人没给我塞点私房钱，”程宝贝委屈地说，“害我在这里都吃不饱肚子，自然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东西。”

红倚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主子，你不是想着吃好点吗？不如动动脑筋，把位分往上升一升，等你成了才人，就可以在御膳房有专用的小炉子了，到时候红倚每天帮你炖好吃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程宝贝的眼睛一亮，随即又黯淡下来，她又不想真的成为皇帝的嫔妃，升才人做什么！

进宫快两个月了，除了第一次选秀的时候在揽月殿见过几位娘娘，程宝贝还没资格去正式觐见这几个后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。

十八个采女环肥燕瘦，三三两两地步入了华阳宫，只见华阳宫中都是雕梁画栋，就连廊檐上都雕着精美的百鸟图案；宫中的宫女虽然姿色普通，但衣饰精美，隐隐地带着几分贵气，和采女屋中的宫女不可同日而语。

采女们一个个都有些战战兢兢，就连几个身份高贵的，也带了几分凝重和紧张。偏生只有程宝贝，满不在乎地东看西看。

“真漂亮，你看那屋檐上金光闪闪的，一定是镶了金边。”程宝贝身旁的一个采女羡慕地低声说。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，还有在墙上镶南海珍珠的呢。”程宝贝随口说道。

“你家里镶吗？”那个采女的脸色一变，嘲讽着说，大家都知道，程宝贝在这些采女中是出了名的寒酸。

程宝贝拍了拍脑袋，努力地思考着：“不是我家……奇怪了……我在哪里看到过……”

那个采女轻哼了一声，不理她了。不一会儿，大伙儿便来到了主殿，在掌事宫女的指引下分成两排站好，整个厅里鸦雀无声。

程宝贝四下瞅了瞅，只见边上摆了几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些点心和瓜果，顿时，她咽了咽口水，眼巴巴地看着前面，只盼着吴贵妃快点出来，训完话，可以让她坐下享用。

过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，内殿传来一阵笑声，从里面走出来三个女子。程宝贝偷偷抬眼看去，只见这三个女子都衣饰华丽，头上的金簪、宝石熠熠生辉，差点把人的眼睛都晃瞎了。

其中一个年长的二十出头，瓜子脸，一双凤目顾盼生辉，有种令人不敢直视的艳丽，想必就是后宫之首吴贵妃了；另外两个约莫十八九岁，一个仿如画中的仕女，弱柳扶风，楚楚可怜，令人一见便带了几分怜惜，正是安王的女儿，今上



的表妹田淑妃；另一个则带了几分英气，笑声爽朗，想必就是兵部季尚书的女儿季贤妃。

德妃空缺，这三位算得上是后宫嫔妃中最有身份的女子，今日一同出现，不由得让底下这些采女都精神一振，齐齐向她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宫礼。

吴贵妃等三人落了座，淡淡地看着底下这群环肥燕瘦的女子说：“妹妹们可都辛苦了，在宫里还待得习惯吗？若是有什么不便之处，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本宫也能帮帮妹妹们。”

站在程宝贝前面的封蓉蓉轻笑一声道：“多谢娘娘挂心，宫里什么都有，公公和宫女都伺候得很是尽心。”

封蓉蓉是这群采女里面最为出挑的一个，父亲是从三品的大理寺卿，家世好，容貌好，更有一手古琴弹得出神入化，在京城中素有才名。

吴贵妃笑着点了点头：“你就是封家的小女儿蓉蓉吗？出落得好生水灵。”

封蓉蓉羞涩地低下了头：“多谢娘娘夸赞。”

另几个家世好的采女也不甘落后，纷纷说起话来，一时之间，屋子里仿佛黄莺初啼，唧唧喳喳的，都是些清脆的说话声。

坐在上首的田淑妃的目光在人群中逡巡片刻，落在了程宝贝身上，掩嘴一笑说：“咦，那不是太后她老人家亲自选的人吗？怎么也不说话？莫不是宫里不够好，我瞧你怎么都瘦了。”

众人的目光一下子看了过来，程宝贝心里那个郁闷啊，选采女的时候，原本她已经被人撂了牌子，能顺利地出宫了，就是因为当时太后又端详了她几眼，说了一句：“我看胖嘟嘟的挺好，有富态，能生养。”

当时听了，程宝贝连死的心都有了：天知道她吃得胖嘟嘟的不就是为了自己不用进宫当采女吗？

见大家都瞧着她，她只好抬起头道：“宫里什么都好，只是我嘴笨，听姐姐们说就好。”

“上次太后还问起你呢，可不能让你瘦了，不然只怕太后会责怪我们。”田淑妃的声音软糯，十分动听，也只有她，敢这样调侃太后。

程宝贝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太后喜欢我原来的模样？若是这样的话，我要多吃点，我还以为宫里的人都要少吃呢。”

“宫里的膳食不够吃吗？”吴贵妃皱了皱眉头，“下次让御膳房给你双份的好了。”

程宝贝高兴地点头应道：“多谢贵妃娘娘恩典。”

封蓉蓉在一旁有些怜悯地看了她一眼，程宝贝也不介意，只是冲着她挤了挤眼睛。

说了一会儿话，吴贵妃示意大家落座，采女们都矜持地坐在半边椅子上，优雅地拿着茶盅浅浅地啜上一口，桌上的瓜果点心也只是装装样子。

程宝贝自然乐见其成，趁着大家和上位的妃子们套近乎的空儿，飞快地把桌上的糕饼都落了肚，还吃了好几颗葡萄和几片西瓜。

大家聊得正开心，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在吴贵妃的耳旁说了几句，吴贵妃笑了笑，有些遗憾地说：“哎哟，原本今儿个想让陛下来凑个趣儿，只是陛下政务繁忙，只怕来不了了。”

采女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，她们精心打扮来到这里，自然不光是为了陪贵妃聊天喝茶，今上勤勉于政务，对后宫选秀原本就不是太过于热衷，以至于这一十八名秀女入宫一个多月了，竟没有一个承欢的。

吴贵妃也有些心烦，这选秀是她主持的，皇上看得上秀女，她脸上自然无光，而太后那一番话，更好像是一记耳光，打在了后宫众嫔妃的脸上。因为皇上亲政三年了，后宫还是无所出。

皇上不来，大家聊了一会儿，吴贵妃便让大家散了，临走的时候留下了封蓉蓉和柳盈云，一个艳丽，一个柔美。

程宝贝出了华阳宫，等在宫外的红倚便迎了上来，一想到红倚满怀希望地一大早就起来帮她梳头打扮，程宝贝不免有些愧疚，缩了缩脖子，赔笑着说：“今天陛下没来，可不是我没花心思。”

红倚往里面瞧了瞧，恨恨地说：“封蓉蓉怎么留在里面了？一定是她搭上吴贵妃这座桥了，听说她父亲是吴太师的门生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程宝贝有些纳闷。

“每日耳朵里灌的都是这些东西，我又不是个傻子，早就记下了。”红倚得意地说。

“家有红倚，如有一宝。”程宝贝笑眯眯地说。

“主子啊主子，不是奴婢说你，你要是再不抓紧临幸、受封，过了大半年只怕就会被放出宫去，荣华富贵就成了一场空，还要被所有人笑掉大牙，到时候老爷夫人脸上无光，只怕你这辈子就完了。”红倚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“慢慢来，不着急。”程宝贝不以为意，慢吞吞地往前走去，“你看这春光明媚，草长莺飞，说这些个煞风景的话，也不怕今晚没饭吃。”

旁边忽然传来“扑哧”一声笑，程宝贝抬头一看，只见不远处有两个男子，一高一矮，矮的那个背着药箱，是个小童，正掩嘴乐着，高的那个身着青衣，眉目温润如玉，见她转过脸来，便冲她微微颔首。

程宝贝的心又扑扑跳了起来，这是她见到的第二个美男子，她飞速地拿眼前这个人和昨夜看到的比了一比，只觉得各有千秋、不分伯仲。



她犹豫了片刻，堆起了笑脸，决定走上去搭个讪：“这位大人看起来好面熟，不知道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她的肚子忽然咕噜噜叫了好几声，程宝贝顿时满脸通红，她的肚子被喂惯了，一到饭点便会自动提醒。

那个药童哈哈大笑起来，连那个男子的嘴角都翘了起来，躬身行礼说：“这位是……程采女？”

程宝贝有些奇怪，挠头问道：“你见过我？我怎么没印象了？”

那男子说：“敝姓温，供职于御医局，选秀时因王吏目有事，代替他帮程采女号过脉。”

程宝贝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自己没印象，选秀的时候她一直闭着眼睛祈求老天爷让她顺利落选，压根儿没看人。

红倚在一旁眼睛一亮，凑了上来，殷勤地说：“原来是温御医，我家主子多蒙温御医照拂，感激不尽。”

温御医笑了笑便带着药童往华阳宫去了。程宝贝颇为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便拉着红倚要回屋用午膳。

“红倚，贵妃娘娘说要给我双份的饭菜呢，今天我可算能吃个饱了。”程宝贝欢快地说。

“主子你怎么就知道吃，也不和温御医套套近乎，这可是御医局里最红的人！听说他十五岁的时候便名震京城，十八岁便被破格录入御医局，二十岁成了最年轻的御医，是陛下跟前的大红人呢！”红倚惊叹地说。

“又是你在御膳房里听来的八卦？”程宝贝忍不住斜眼看她。

红倚点了点头，憧憬地说：“以后你要是升了位分，就会有专门的御医，要是怀上个皇子皇女什么的，一定少不了要和御医局的人打交道……”

“你想得太远了吧！”程宝贝的后背忍不住起了一身冷汗。

“主子你一定行的！你看你，天庭饱满，一脸的富态，以后一定贵不可言，再说了，你长得多漂亮，这眉是眉眼是眼的！”红倚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到时候你荣归程府，我也能让我那尖酸刻薄的嫂子看看，我红倚也有风光的一天。”

程宝贝不忍打破她的幻想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先从填饱肚子开始吧。”

只是，她盼了半天的加料午膳，结果送来的依然是二菜一汤一碗白饭，压根儿没像吴贵妃说的一样来了双份，她眼巴巴地盼了好几天，每日的膳食依然是老样子，她这才明白，人家吴贵妃宫务繁忙，早就把说出的话给忘记了。

鱼头豆腐羹、炒素食、糖醋排骨，吃来吃去就是这几样，就算是山珍海味都吃腻了。程宝贝的筷子一边在碗里扒，一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：当初行乞的时

候，师父虽然又穷又凶，但对她还是很好的，看到她对着好吃的流口水，隔几天就会想办法帮她弄来。

可是，有一天她在破庙里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师父不见了，只给她留了一块破布，上面画符似的不知道写着些什么。

她在破庙里饿了两天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跑到外面去找吃的，和别的乞丐打了一架，想回去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那个破庙了。

幸好，后来遇到了程家的老爷和夫人，那可真是两个大好人，不仅把她接回了家里，一天三餐加两顿点心，还把她打扮得像花朵一样，逢人便说这是他们的女儿。

一开始夫人告诉她要进宫选秀的时候，程宝贝有点害怕，可夫人说了，程家在宫里有人，选秀只不过是走走过场，连头带尾，只要两个月的时间，刷下来就好，到时候程家会在城里送给她一间小屋，还有很多银子，让她这辈子都衣食无忧。

为了“衣食无忧”这四个字，程宝贝硬着头皮上了。选秀的那天早上，她愣是吃了一碗秘汁牛肉面，六个热腾腾的生煎包子，一碗馄饨，再加一份消食的山楂糕，肚子都圆滚滚的，衬着她圆溜溜的五官，看起来十分可喜。她对着铜镜照了半天，这才跟着人到了宫里，原以为她这模样没人会看上，结果因为太后这一句话……

入宫为采女的诏书一到程家，程宝贝便急急地收拾包袱要告辞，哪晓得程夫人红着眼圈拉着她说了一个晚上的话，什么宫里遍地是黄金、遍地是美食，那美食民间都看不到……什么秀女只要一年之内没有被陛下临幸，便可以外放出宫……什么她这模样，陛下一定连小手都不会想拉……什么程家宫里有人，位至昭仪，一定会照拂她到出宫为止……

程宝贝不知怎的脑子一糊涂，便应了程夫人进了宫！

想起往事，程宝贝不由得唉声叹气起来，红倚见了便凑过来说：“主子，我刚才在御膳房听说了，今晚娘娘们的点心是木瓜燕窝盅，隔着大老远便能闻到那香甜味儿。”

“真的？”程宝贝的口水忽地一下便分泌出来。

“听说明天早上的豌豆黄和皮蛋瘦肉粥也已经备好料了。”红倚斜着眼睛看着她。

程宝贝佯作不屑地撇了撇嘴：“我才不稀罕呢。”说着，她把饭碗一推道，“我吃饱了。”

红倚叹了一口气，开始收拾桌子，念叨着说：“主子，你还是多出去走走，听说封蓉蓉已经见过天颜了，陛下长得就好比天上的神仙，好看的紧。”



“再好看一定也没有他好看。”程宝贝手托着腮趴在桌上，想着那天晚上看到的男子，喃喃地说。

“对了主子，夫人说每个月都会送书信进来，怎么就刚入宫的时候来了一封，后来就没了？”红倚问道。

被红倚一提，程宝贝这才想了起来：“是啊，你倒是去问问田公公看。”

“我昨儿刚问过，这都过去四五十天了。”红倚叹了一口气说，“也不知道我哥有没有被我嫂子欺负。”

“等我们回去了我帮你收拾你嫂子，拿泥巴糊她的脸。”程宝贝最擅长打无赖架，想当初她一个女子之身，都能在那堆乞丐中间抢到东西吃。

两个女人对视片刻呵呵笑了起来。

“哎哟，妹妹，什么事情笑得那么开心？”门口封蓉蓉浅笑盈盈地看着她们，手里拿着一个点心盒子，慢吞吞地走了进来，“妹妹可是平日里都吃不好？我这里有贵妃娘娘赏的印糕，左右我也吃不完，送给妹妹尝尝。”

程宝贝高兴地接了过来，吃了一口，印糕又甜又酥，入口即化。

“蓉蓉姐你可真厉害，听说你见了陛下啦？”

封蓉蓉矜持地笑了笑：“那倒也没有，只是那日和贵妃娘娘在御花园里赏春，奉命抚了琴，正好让陛下听见了，便赞赏了几句。”

“真的？”程宝贝惊叹道，“蓉蓉姐，听说要是封了婕妤便可以在御膳房开小灶了，到时候你吃不完分点给妹妹。”

这话让封蓉蓉分外受用，她这几日春风得意，一直想找个人来炫耀一番，今日终于忍不住到了程宝贝屋子里，果然，她找对了人，惊羡的程宝贝顿时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她佯作嗔怪地点了一下程宝贝的额头：“你瞧你，就会胡说，小心被人听到了。”

程宝贝吐了吐舌头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蓉蓉姐，宫里头的嫔妃你是不是都认识？里面有没有一个姓洪的？”

“姓洪的？”封蓉蓉沉思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“没听说过，后宫中有三妃五嫔，还有许多个婕妤、美人，我不记得有个姓洪的。”

程宝贝愣了一下，挠挠头说：“难道是我听错了？”

封蓉蓉眼神闪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，妹妹打听这个人做什么？莫不是有什么渊源不成？”

程宝贝摇了摇头：“我哪里会认识后宫的人，要是认识，怎么会窝在这种地方。”

封蓉蓉凑近了她的耳朵，低声说：“我倒听说太后的娘家是姓洪的，莫

非……”

程宝贝有些紧张起来，连连摆手：“没有的事！蓉蓉姐你不要瞎猜。”

封蓉蓉心里有些狐疑，掩着嘴笑了：“好了好了，妹妹怎么慌成这样，我们两个一起选秀入宫，又住在左右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，以后有姐姐一口吃的就短不了你的，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姐姐。”

程宝贝心不在焉地应和了几句，等封蓉蓉走了，立刻抓住红倚的手说：“你明儿去打听打听，这后宫中有没有一个姓洪的妃子？”

红倚有些奇怪：“主子你在宫里有认识的人？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”

程宝贝支吾了片刻，推辞说有些头痛，便到自己的屋子里睡下了。

听着红倚在外面收拾，程宝贝便把头蒙进被子里想事情，临进宫前程夫人殷殷的叮嘱依稀还在耳边。

“宝贝，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，宫里有个洪婕妤，是娘的表侄女，在宫里很受宠。”

“你万万不可去找她坏了规矩，她会暗中照应你的。”

“一年，最多一年，不就是六个两个月嘛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”

“我每个月都会写信给你，有事情你也托人带信过来，我会想办法疏通的。”

“我的乖孩子，都怪你那杀千刀的姐姐，你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了！”

……

可现在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难道是她忘记了？不是洪婕妤？姓王？姓吕？难道是程夫人也和她一样得了健忘的毛病？把亲戚的姓记错了？把写家信的事情给忘记了？

想着想着，程宝贝单纯的脑袋中也有了不妙的预感，心怦怦乱跳起来：不行！好歹得让人带个信去提醒程夫人，她该不会忘记了宫里还有一个假女儿了吧？

该找谁呢？程宝贝起了床，在屋子里转了几圈，脑子里忽然灵光一现。





YU CHU FANG LI NA XIE SHI ER

》》 第二章·封才人 《《

第二天晚上，程宝贝便又偷偷溜到了内宫和外宫交界的墙角，趴在墙头听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有些奇怪：侍卫们换队的时间怎么变了？

她一下子不敢贸然出去，只好悻悻地回到了屋里，闭着眼睛迷糊了一会儿，一大早便起来了。

红倚见她起得早，高兴地说：“主子，你可开窍了，外面春光明媚，我们一起到宫里走走，附近就是应昭仪的云曦宫，说不定可以去串串门，就算巴结不上应昭仪，也可以和同住一宫的几个才人、宝林们套套近乎。”

程宝贝自动过滤了她的话，自管自问道：“红倚，宫里是不是有很多御前侍卫？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侍卫，嘴唇薄薄的，鼻子很挺，眉毛像一把刀似的，眼睛……哎哟，总之很好看。”

“一穿上那侍卫袍，人就神气得紧，我看侍卫大哥个个都很帅气。”红倚到底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怀春少女，看到那些个英姿勃发的侍卫，心里的小鹿也会乱撞。

“有没有一个叫……”程宝贝使劲地想，却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人叫什么，“风什么的？”

“我哪里会知道，”红倚见她没有去攀交情的打算，便嘟着嘴巴干活去了。

程宝贝一见她走了，便把昨日封蓉蓉留下的印糕装在自己的袋子里，哧溜一下便离开了自己的采女房。

外面的天气很好，晴空万里，偶尔有暖暖的小风吹过，有种懒洋洋的感觉，青砖路上不时有太监和宫女走过，有些好奇地打量着程宝贝。

